

你是我的寓言  
桑果

## 楔子

法国巴黎

一个年轻英俊的华裔少年风度翩翩地朝着面前的美貌少女躬了躬身，“颜，同我一起回去吧？”

少女抬眸，长而翘的睫毛下是一双冷冰冰的翦瞳，“对不起，我不认识你。”

不理少年眼中的惊愕与不解，她径直向前走去，将那个可怜少年独自晾在浪漫的巴黎街头。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美国纽约

一部加长凯迪拉克不偏不倚地截住了刚从宾馆出来的美丽女子。门童打开车门，俊美的男子自车中缓缓立起，“颜，你的二十岁生日派对已经准备好了，跟我回去吧。”

视若无睹地自他身边穿过，美丽女子敏捷地钻入停在路边的普通出租。俊美男子自嘲地笑了笑，眸中有着不放弃的坚持。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日本北海道

缓缓在海边漫步的长裙女子面前突然冒出一束百合，百合后面是一张笑得分外自信的帅气面孔。

“你知道我要说什么的，答应我吧。”

“对不起，我对花粉过敏。”女子轻轻推开几乎触到鼻尖百合，悠悠然地面朝大海张开双臂。

再一次地，那个可怜的帅哥被忽略了。

# 员

早晨九时,浦东某甲级涉外写字楼大厅内。

“~~云素世曾~~今天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似乎是哪个同公司的职员之间的早晨偶遇。

“哎呀,你忘了啊,今天是喻总监回来的日子。我哪敢迟到呀。”被唤~~云素世曾~~的女白领因提到那个“喻总监”而将精心装扮的五官夸张地皱了皱。

“哎呀!她回来啦!那得赶快!”先前那位也一反原先的悠然自得,加重了按电梯的力道。

“叮”的一声,电梯乖巧地对底楼守候已久的精英们张开大嘴。

“~~云素世曾~~听说你们设计部新来了一个美眉,长得很酷似张曼玉哦。”电梯缓缓启动,~~云素世曾~~边望着电梯门镜上自己的靓脸边八卦道。

“~~云素世曾~~你有没有搞错?你是人事部的,新人资料当然要先经你手上的。”不过说到那新来的女孩子,还真是漂亮得颇具几分星味。

电梯缓缓上升,乘客渐渐减少,两位白领八卦的兴趣

却丝毫未减。

“原本也应该是啊。可遇到你那个从来不将我们喻总监放在眼里的老大，事情可就难办了。”提到设计部的“老大”，~~甄霖~~不自禁又瞟了眼门镜中的自己。那双因戴着强生美瞳而焕发着明亮光芒的美目却骤然地睁大，惊骇无比地直视着门镜中自己的后方——那张她再熟悉不过的似笑非笑的臉。

“喻、喻总监。”抹了腮红的脸仍无法掩饰脸色的瞬间惨白。她恨不能电梯能立刻脱轨从十六楼坠到一楼，把这电梯中的人全部跌晕，不跌到失忆。

“~~甄霖~~真早啊。”一抹柔和的女声，却透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冷艳。

~~甄霖~~只觉得背后阵阵凉意，她知道，自己完蛋了。作为一个打工讨生活的小白领，她犯了职场最大的忌讳！私下讨论顶头上司。讨论的内容，还是另一个部门上司对她权限如何的侵犯。更重要的是，她还是带着无比崇拜的口吻去提那个敌对方的。而且更加该死的是，她不知死活地选在了今天——上司休了一个月长假后上班的第一天。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甄霖~~不时掏出化妆镜，利用反光偷瞄背后办公间中喻总监的表情。整整一个上午她都提心吊胆，不过万幸，经她将近三个小时的观察，喻总监似乎忙于应付一个月空

缺所遗留的大量工作而无暇来理会她早晨的碎嘴。唉，真是祸从口出，她发誓加诅咒，今后再也不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写字楼电梯内八卦无聊了。

一颗悬着的心才刚刚放下，桌上的分机电话倏地大响起来，慌乱之中她险些将镜子跌落。

“~~袁世增~~帮我设计部的那个新来的女生叫过来。”柔和而干练的女声，毫无疑问是自那间人事总监专属办公室传出的。

“好、好。知道了。”~~袁世增~~大气都不敢喘一声，连连应道。

“还有，”一声浅笑自话筒内缓缓漾开，“上班时应该多看电脑屏幕，而不是手中的镜子。”

还未等她回复，电话已兀自传出冰冷的嘟嘟声。呜，好命苦。遇到这样一位鹰眼狼耳、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可怕上司。她的前路真是坎坷艰险啊。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喻颜倚着落地窗，幽幽远眺着窗外风景。这次在巴塞罗那竟然没有遇到他，难道他已经放弃了吗？整整十年，自她十六至今，想必他也追累了吧。唇边浮出一个讥诮的笑来，她从来就不信这世上有不变的执着。任何人、任何事、任何心意都不可能永恒不变。人，本身就是一种贪婪而善变的动物。好好爱自己，才是人生的真谛。

“咚咚。”门小心而谨慎地响了两响。

喻颜缓步踱回到座位上，“进来吧。”

一个怯生生的女孩子出现在她的视线中。

“能不能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喻颜脸上带着职业化的微笑，心中却为眼前的局面而讪笑不止。这是一件非常荒唐而可笑的事情，她这个人事总监竟然对公司新录用的员工一无所知。不要说是一份简历了，甚至连她的姓名都不知道。而这一切，都是拜那位元先生所赐。

“我、我叫纪小月。”她怯生生地答着，不敢抬起的眸中有着闪烁不定的慌张。

这样的新人都会被录用？元先生还真是眼力非凡。心中冷哼着，她的声音却没有泄露任何不满的痕迹，“纪小月是吗？你可以坐下。”

“哦，谢谢。”女孩子仰起头来，露出一个感激的笑。

喻颜注意到她俏皮的兔牙，果然与张曼玉有几分神似。单就外貌而言，不可否认，她是一个相当惹人怜爱的漂亮女孩子。但公司招聘是纳贤而不是选美。

“你有服装设计方面的工作经验吗？”作为一家业内赫赫有名的服装设计公司，想要成为设计助理，五年以上的专业经验是不二价的必备条件。

“我今年七月才刚毕业。但是，我有过一年的实习经验。”纪小月的补充不足以证明她的实力。

“也就是说，没有相关工作经验了。”喻颜微笑着，干脆地下了定论。

她将手中的笔轻轻一抛,舒适地将自己埋入靠背椅中,“这样吧。给你五分钟,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吧。”几番问答下来,她已经失去了继续盘问的兴趣,在纪小月结结巴巴的介绍中,闭目寻思着该用怎么样的话语来打发她离开。这样的应届生,根本离“雅麦”的录用标准差了十万八千里。

“姓喻的!你什么意思!”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打断了那个不流畅的娇怯声音,也顺利使闭目凝神的人再次睁开双眼。

喻颜一双黑眸定定落在来人的身上。随意扎起的长发、裁恤加牛仔褲,她再三强调的公司形象,他倒是不遗余力地破坏着。多亏那张棱角分明的个性脸孔才使得穿着如送外卖伙计的 he 不至于被大楼保安拦下,但如今那副要吃人的表情也足够让自己倒尽胃口了。

“元总监,有何指教吗?”喻颜收回审视的眸,扬唇露出一个看似友善的笑来。

元皓冷眼望着眼前这笑得有些阴险的女人,轻哼道:“你该知道。”

“我只知道我在面试新人时,你突然闯入,打断了我的工作。”嘴边的笑仍是浅浅的,看不出丝毫的抱怨或是不满。

“小月不是新人,她是我设计部的人。”元皓斜身指出右手食指,所指的方向正是那个引发事端的导火索。

“她不是。”喻颜缓缓抬眸,漆黑的眸子对上那双桀骜

的黑瞳，“我人事部没有纪小月这号人物的档案。”

“那就现在去建一个。我设计部的事情很忙，手下员工没工夫陪着你们人事部闲耗。”他索性将话挑明。不满这个女人已久，向来如老佛爷般坐在那里，只是发号施令。一声召唤，公司任何人便必须出现在她面前受她审问。她以为自己是什么？不过只是个高级人贩子罢了。不创任何实际收入的部门，全靠他带着手下员工辛苦出卖脑力及体力留住客户才过上这样安闲舒适的生活。现在他不过是招一个自己看得顺眼的助理，也要她三审四查，点头恩准不成？

“元总监，我想提醒你，你是设计总监，不是人事总监。”喻颜耸耸肩，似乎颇为遗憾。

“你人事部所要做的，就是应各部门的要求，招入适合的人。现在我觉得纪小月非常适合做我助理。直接录取她岂不是又节约了我部门的时间，还省了你人事部四处觅英才而不得的窘迫。”又拿人事总监来压他？好歹自己也是总监。大家平起平坐，凭什么要受她的鸟气。

“不好意思啊，元总监。我得先判断她是不是适合作为雅麦的员工，才考虑你的兴趣爱好。”这个女孩子所谓的适合，应该是那清秀无比的容貌和那股子激发男性潜在保护欲的羞怯模样吧？惭愧得很，同样身为女人，她没有那份怜香惜玉的闲工夫。

“四个月，就是卓新公司的公开比赛。我需要小月的帮助，才能赢得这个大客户。”老总早在年初就将赢得

卓新大赛视作公司年度大戏。卓新是全国最具盛名的模特公司。专伺模特发展的卓新公司身为纪氏国际旗下的子公司，并无涉足服装界的兴趣。此次卓新如此大张旗鼓地举办服装设计大赛其实就是为帮自己寻觅能长久合作的内地伙伴。若是能夺得大赛金奖，无疑就是傍上了卓新这个大客户。而凭着卓新背后纪氏这个强大国际背景，雅麦等于领到了一张长期纯金饭票。

“你是在威胁？”翦瞳沉了沉，喻颜笑意却未减。

“如果你这么认为，我也没办法。”他痞痞地一笑，有些无赖。

“换言之，”喻颜微垂眼帘，让人看不到她内心的痕迹，“没了她的帮助，你便赢不了？”

“你……”元皓一时语结，张扬的浓眉因气恼而纠缠。

“既然你这么倚重这个没有天赋，没有经验的应届生。那好，我尊重你的选择。”长卷的睫毛倏地翻起，一对晶莹的眸子闪亮地对上他，“不过，有个要求。”

元皓看着那眸中的笃定，心中隐隐泛起不安，这个冒险的女人定是又想好了什么陷阱让自己去钻。不管了，反正这设计大赛是必须参加的，小月也是他决心留下的。

“你说吧。”管他前面是刀山火海，他闯定了。

“那就麻烦元总监立个保证书，设计大赛的金奖或是……”她唇边的笑意渐浓渐深，“自动辞职。”

“好！”元皓没有一丝犹豫，一口应下。

一直垂头坐在一旁的纪小月错愕地抬起头来，不敢相

信地望着眼前的元皓，似乎是惊讶于他竟然这样不留余地就允诺了下来。卓新的设计大赛，连进前十都是无上的荣耀。这金奖岂是这么轻易就能夺下的？他疯了吗？若是没赢，他将同时面对的是失业……不敢想象他若是与金奖错失交臂的结果。

“纪小月，欢迎你加入雅麦。”喻颜笔直地立起身来，冲着纪小月优雅无比地伸出手来。

纪小月惶恐地望着那只保养得完美的玉手，迟疑着不敢握上去，这一握很可能就握去了元皓今后的职业生涯。

“你不会得逞的。”元皓先一步握上了那只手，眼中是志在必得的自信，“金奖非我莫属。”

“那该为公司有你这样的人才而庆幸。”喻颜微笑着收回手，眼中笑意不减。

“小月，走吧。”

被唤的人踉跄跟上大步跨出的人。

目送两人离去，喻颜自纸巾盒中抽出一张湿巾来，轻轻擦拭着被元皓握过的右手，唇角溢出的笑久久不散。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喻颜轻揉太阳穴，闭目给疲劳的双眼暂时休息的时间。她花了整整一星期，总算将休假期的空缺给补上了。

悠悠拿过桌上仍冒着热气的咖啡来，轻轻抿上一口。嗯，很享受地叹了一口气。是她喜欢的味道，加奶不加糖

的香醇咖啡。

注视着桌角那盒没有喝完的牛奶,她轻触了一下盒身氤氲的水汽,手指所到之处,水汽受热凝成一滴饱满晶莹的泪来。难道这牛奶在替送它来的人不值吗?

他很了解自己,知道她在回来的这一周铁定会密集加班。知道她工作时不喜欢被打扰所以放下东西便无声地离开;更知道她喝咖啡向来是不加糖只加鲜奶,所以体贴地为她用微波炉热好咖啡。牛奶盒下的便笺上寥寥数语却透着满满的关怀,“夜深了,早些歇息。切勿累着。”刚劲有力的签名若是放在协议书上,便是数亿的价值,可如今却只沦落到被她捏成一团,扔入废纸篓与垃圾为伍。

拿人薪水,尽己本分。她喻颜做人的原则向来是等价交换,银货两讫。别人休想欠她一分,她也不会多贪一毛。她的世界没有情义可讲,不过倒也是省了不少情感要挟。

“看在我们多年的情分上,你就如何如何吧。”

“上次是我帮你,这回也希望你能帮忙。”

“是朋友吗?是朋友就帮我处理一下。”

“你若不怎么样,我们就绝交。”

这些话都会是自谁口中说出?自小到大的玩伴?求学时的挚友?沾亲带故的亲戚?好幸运,她没有这些无聊的麻烦。“情”这东西是世间最荒唐的笑话。自她懂事起,便不知什么是亲情、友情、爱情,她不但生活得比旁人好,更是落得轻松惬意、无牵无挂。所以……眼神又落回便笺,他注定是无功而返的。她的世界既不需要爱情也不

需要呵护,她有着自己全心全意的爱护。自己,多可靠的爱人,永远不会背叛,不会变心。

口中蓦地一凉,这才发现失神太久,杯中的咖啡已经凉透。抬腕看表,已是凌晨两点,差不多是回家的时间了。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红色宝马缓缓驶出地下停车库。喻颜打开车灯,照亮前方的林阴道。灯影中意外瞥见两个略显眼熟的身影。喻颜放慢车速,后视镜中一男一女正倚树拥吻。而那男人身旁停着的那辆蓝白相间的摩托车不是元皓的又是谁的?

“哼,男人。”喻颜不屑地摇了摇头,重重踩下油门。后视镜中,那对仍缱绻的身影渐渐凝为一个黑点直至消失不见。这就是他为了纪小月连军令状都敢签的原因吧。世间没有免费的殷勤,如此卖力地想留下她,还不是图个近水楼台先得月。

轻轻舔了舔略干的唇,她寻思着,是不是有着兔牙的女孩子让男人吻起来,感觉更好一点?那如果兔牙女恰巧爱上兔牙男了呢?无意间触到车后视镜中一脸正经思索着的自己,不禁欢快地笑出声来。一个凌晨两点多在高速路上开着宝马的独身女人,竟然以一副严肃的样子思考着这么无聊的问题,原来自己也是个挺无聊的女人。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打开房门，喻颜随手将钥匙扔在茶几上，按下电话的留言回放键，轻轻倒入米色沙发中。

“颜，巴黎之行还愉快吧？没见到我是不是有些许的失落？不要着急，等我忙完手上的事，很快就会来找你的。”低沉而极有磁性的轻语像极竖琴最后那根弦被撩动后的颤鸣。

有意思，她在夜色中托腮凝视着那部仍在徒自言语的电话机。他这只永远只会追在自己身后的猫，终于厌倦了追逐的游戏，决定主动出击了？坐以待毙不是她的风格，可是不知为何，当三年前她初到上海后，就决定放弃那种漂泊迁移的日子。莫名就爱上这座城市的繁华、质朴、时尚、古典，集如此多的矛盾于一身，还真是对极了自己的胃口。

她从来都知道他的可怕。经过岁月的历练，他早已不再是那个被自己扔在巴黎街头时一脸错愕的青涩少年了。即使三个月就搬一次家，也不足以躲开他那遍及世界的情报网，那就索性以不变应万变吧。说起来，自北海道一别，与他也有三年未曾蒙面了。在这座深爱的城市中，她揣测着，彼此会以怎么样的方式见面呢？他会不会再次落败？竟然隐隐地，有了些许期盼。这样复杂的人生还真是美好。对仇恨的人，竟然生出了期盼。

元皓抬眼望了望立在会议室门外的人。阔气雍和的鞋子、透亮的套装、藕灰的手提包，“她一定很寂寞吧？所以才将时间和金钱花在那些奢侈的东西上。”想起纪小月对她的评论，不由将她自上到下打量了一番。虽然对她的处事和为人向来不屑，但不得不承认，她实在是个很有衣着品位的女人。昂贵的服饰繁复地堆在身上只能叫暴发户，而将伊势丹那些高高在上的专柜服饰穿出七浦路亲切自然来，那才叫本事。每件衣服都有属于自己的特性，名牌服饰更是倾注了名家的才气，秉承了高贵的品质，若非本身气质卓越，是很难驾驭这些个性张扬的服饰的。

元皓脑中一个离谱的念头一闪而逝——不知道自己设计的衣服穿在她身上，会是什么样子？

“元皓、喻颜，怎么不进来？”沉稳、内敛的声音自会议室忽然开启的门内传出。

“贺总？你已经到了？”元皓一见是总经理贺仲翔，立刻出声招呼。若非贺仲翔的提拔，凭他一个刚毕业一年的社会新人，又怎么会如乘电梯般攀上这设计兼创意总监的位置？对贺仲翔的知遇之恩，元皓自是没齿难忘。

贺仲翔冲元皓微微颌首，一双黑眸扫向元皓身后的喻颜。翦瞳似乎早就知道他的心思，含笑轻迎上他的眸。

贺仲翔收回眸，脸上露出不易察觉的浅笑来，微微向后欠身，为两员爱将让出道路来。

她自然知道顶头上司那一瞥意味为何——不要为难后辈。这个元皓简直成了贺仲翔眼中的和氏璧了，半分冤

屈也不让他受,风雨都替他挡着,这样能让璧玉放光吗?只会让石头误以为自己是能孵出小鸡的鸡蛋吧。

唉,看如今这世道,打工挣钱是多不容易的事情。不仅要能揣测出仰鼻息之人的微妙心思,还要顾念着那些有惊世之才的后辈晚生,更加不能纵容那些白拿公粮的庸碌员工,这样体力脑力皆耗的工作真是苦煞她这个弱女子了。不过,身为单身女人的乐趣不也就是同职场中这些年长年轻、有才有财的男人周旋较量吗?既能赢得供自己奢侈生活所需的钱财,又可锻炼大脑免得过早痴傻,对她这样一个挑剔的单身女人来说,老天还真是无比眷顾她呢。所以为了不辜负上天,她决定在不触犯领导心意的前提下,给那块尚是石头的璧玉一些小小的好意的警告!

“上季度人事方面的情况大致就是如此了。”喻颜做完例行公事的报告,抬头环顾了一下四周,销售部的王总监似乎大大松了口气。是因为自己没有提他擅自更改提成比例而造成大量优秀销售员被挖墙脚的事吗?安啦、安啦,别说松气,只出气不进气的日子在后面。因为她的最新招聘计划中,已经明确列了“销售总监”这个职位的纳贤贴了。后勤主管怎么也好像有些如释重负?哦,是因为他强迫那些小文员超时加班又没付加班费的事被瞒住而得意吧?拜托啦,大哥,要省开支也不是这样昧着良心的。公司就算是美方独资,也不必做得这么资本主义吧?所以啦,这个月你尽管开心吧,下个月会由财务部减少你们的月度预算啦。反正你能省,就算不给钱,应该也有办法开

张喽。那个懒洋洋的家伙……游移的美目停留在元皓身上，唇边露出一个吟吟浅笑来。今天，就是冲着你来的。

“另外，还有几件事想跟大家交换一下意见。”美目眯成一条线，勾勒出的甜美笑容却让除贺仲翔之外的其他男人都心中一颤。大家都太了解这个女人了，每当她笑成这样，就是又有一个可怕的诡计已经酝酿成形。

“大家也知道吧，还有不到四个月就是‘卓新’的设计大赛了。我希望接下来的四个月里，各个部门在人力物力方面能够主动配合设计部，务必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称心的、能够最大限度激发潜能的环境。”

咦？是耳朵坏了还是某人的脑子短路了？元皓自座位上挺直身来，很好奇这女人到底在玩什么把戏。不过说真的，他还真是非常非常乐意奉陪。

“大家不要觉得这只是设计部的事情，客户是大家的，利益也是大家的。”

嗯，这句话有点峰回路转的意思。这女人，还真不是一般的歹毒。赢得荣誉了，是大家的；若是输了呢，“在全公司鼎力协助下仍输了比赛”这顶大帽子无疑也会压到自己头上吧？

“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公司的整体形象。”说到这里，喻颜顿了顿，目色落在销售总监身上，“王总监，你觉得销售员的个人形象对他们办理业务是否有影响？”

“啊……这个啊……那个……应该有一点吧。”王总

监猜不透她突然问自己这么个问题的原因何在，所以边左右张望着同僚们的脸色边支支吾吾道。

喻颜扬唇看向贺总。她并没有看错，这个王总监根本是草包一名，连如此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能回答得干脆果断，试问他又如何能领导相当于公司心脏的销售部？王副总竟然有这么一个不济的弟弟，真是一件颇让人遗憾的事。

“如此说来，个人面对客户时，形象非常重要。那试问现在公司的客户群越来越趋于高端，同那些注重品牌与形象的商家合作的同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让内部所有职员都向销售部看齐？不要抹杀个性并不意味着要搅乱总体性。我建议由我们在座各位做起，以此来塑造全公司的职业形象。”

元皓几乎要拍手称好。一番话说得掷地有声，情理兼备。可只要是公司的人，哪怕打扫卫生的阿姨都知道，全公司除了他的设计部，没人不是职业套装。所谓的重塑计划，也就是重塑他设计部吧。一句“不要抹杀个性并不意味着搅乱总体性”算是彻底给他烙上“破坏公司整体形象”的大印了。还要从在座各位做起……这女人，明显就是针对自己来的。可恶！不自禁地，他右手紧握成拳。

※摇摇摇摇※摇摇摇摇※

散会后，元皓仍懒懒地坐在座椅中，盯着喻颜的双眸。